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 第二回 願遂三生珠輝洛浦 緣成隔世玉粹藍田

話說真人送了林黛玉的魂回來，如何還陽，暫且少停，先要表他那夜隕命之時，正是薛寶釵於歸之際。一家的人都在新房熱鬧，無人去報黛玉死信，且怕鳳姐申飭。及至寶釵坐房、合巹、撒帳等事已畢，次日才回鳳姐。鳳姐來至瀟湘館一看，不免灑了幾點淚，說了些掩人耳目的話，回來才把黛玉已經咽氣回了賈母合王夫人。

賈母聽說，大叫一聲，暈倒在炕，醒回只得哭道：「我的兒，是我弄壞了你了。」人人解勸，痛哭不止，忙吩咐人：「快請好大夫來瞧！」眾人說：「林姑娘已斷了氣，要回過來，萬不能夠。」賈母道：「胡鬧的話！才病了兩天，就死透了嗎？」一疊連聲叫人快請大夫，又嗔鳳姐：「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？」鳳姐道：「那時正是寶妹妹花轎進門，怎好回這話呢？」賈母一面哭著，叫人請大夫，要親到瀟湘館去，慌得眾人再三苦勸，才歪在炕上。因連日勞神，又淌多了淚，已昏沉睡著了。

王夫人趁空回房歇息，只見賈政垂頭喪氣，淌眼抹淚。見王夫人進來，便道：「實在可恨！」王夫人問：「恨什麼？」賈政道：「你還問嗎？可憐一個好甥女兒，生生的坑死他。將來到九泉之下，如何對得住姑太太！老太太原是最疼愛林丫頭，我看他各樣都好，只等寶玉大了，配與寶玉。你想想：放著這樣人才不取，再往何處找呢？他的模樣、心機、女工、書字，都比你強，為什麼不配給寶玉做媳婦？我還怕寶玉趕不上。於今反不中你們的意，倒把你們的親戚寶丫頭娶過來。難道寶丫頭比林丫頭還強些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合老太太商議辦的，並非我一人作主。因為老太太取定寶丫頭厚實穩重，嫌林姑娘身子單弱、慣使小性兒的原故。」賈政道：「這麼說，林丫頭使性兒，壞過什麼事情沒有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卻沒有。」賈政道：「若以身子堅實取人，珠兒媳婦、璉兒媳婦都非堅實的。咱們家擇媳婦，總以德、言、容、工為上。我瞧林丫頭，斷乎不在寶丫頭之下。兒女婚姻大事，你該先合我計算。於今你們商議定了，再叫老太太當面吩咐下來，我如何敢駁回呢？」王夫人被賈政說得啞口無言，只得回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挽回不來。老爺要憐念林姑娘，發送上從重，體面些就是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倒難為你想。過了五關再送文憑，林丫頭也不知道領這空頭情了；我告訴你，寶丫頭亦非有壽的。那年做燈謎，說是『恩愛夫妻不到冬』，我很不舒服。眼前只苦了林丫頭。寶丫頭雖娶』了過來，寶玉不願意，還怕有別的原故。只好聽你們鬧去，我要打點動身的事了。」一面又淌淚。王夫人心裡七上八下，暗地裡抱怨鳳姐，卻又不好說明。

再表眾人紛紛議論：老太太真個急糊塗了，死透的人如何還治得活？正在內外嘈雜，恰好門前的人看見來了一個跛足道人，說道：「我要在府上化一個大大的善緣，佈施佈施，保佑你家兒女們無病無災，逢凶化吉。」門上人說：「我家現在死了一位小姐，老太太最疼愛他，人人捨不得，偏是你還來說這個話。」道人說：「我是來救小姐的。」門上人道：「已經死過一夜，今兒又過了一天，還救得活嗎？」道人說：「漫說天半工夫，就是死過十天半月都能救得。」眾人見他大言不慚，殆不理他。只見道人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我说的话你們不信？且問你們：昨夜你家小姐斷氣的那個時辰，可是廳上新娘子進門的時候？」眾人見他說得對針，有幾分信了，尚在狐疑，道士又說：「你們且進去告訴：將小姐心前摸一摸，只怕有一些微溫，鼻子裡亦有微息了。若是這樣，我有靈丹可救。若不然，我就去了。」當時林之孝正出來有事，聞知道人言之，甚屬奇異，連忙回了賈璉。賈璉隨即出來，邀道人進去。一面說道：「請師父少坐，就來奉陪。」賈璉進內，將道人的話一一回了賈母、王夫人，又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必料其無。何不著人即往園中去摸一摸瞧？」說罷，即出來，留住道人。賈母喜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是林丫頭命有救星，遇著這位神仙來了。」即叫鴛鴦去看。

鴛鴦聞黛玉死信，正在悲傷，想到園中去看，無如事冗不能分身。今得賈母之命，趕至瀟湘館，未及到門，先已哭泣。紫鵲陪著哭，又忙問道：「姊姊來做什麼？」鴛鴦遂將賈母聽說黛玉已死，尚不肯信，鬧著叫人去請大夫，恰好門前來了一位道人，他說能醫等語，細細告訴了紫鵲。紫鵲忙將手探入黛玉心前，仔細摸了一會，笑向鴛鴦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姊姊你再摸摸，竟有點子微熱了。」鴛鴦又摸了一摸，亦喜道：「果然有些熱了。」兩人又將黛玉鼻孔眼探探，亦覺有些呼吸的氣息。紫鵲忙道：「托姊姊快回去老太太，姑娘可以回過來了，快請道人來救罷。」

鴛鴦去了，紫鵲忙將留玉裝裏的衣裳換去。解開懷時，不看則已，一經看見，驚喜非常。卻是為何？原來黛玉從胎裡帶來一件至寶，除幼時父母奶媽之外，再無人見過，後來惟紫鵲侍浴才見過的。乃是心前一顆紅珠，如梧於大。此並非痣，是顆智珠。佛門法相，舍利於現於頂上，智珠懷在胸前。黛玉這顆智珠，在心前半合半吐，乃生成一種慧相。寶玉的玉銜於口內而生，黛玉的珠嵌於心前而生。一剛一柔，一動一靜，昭然合乎《易》理。此乃二人天假其奇，地毓其秀，乾坤鍾靈之氣，父母秉授之資，具此美質，所以生生死死，終結成了珠玉深緣，迥非尋常金玉可比。況乎金鎖係人力所制，更非天地造化功用之比也。今紫鵲看見珠色改變，所以大喜。以前黛玉常病之時，珠色淡紅。此刻突見珠色如大紅寶石一般，光華射目，定是佳兆，心中更喜。

再說鴛鴦忙趕到上房，回賈母道：「林姑娘的心前我才摸來，果真有些熱了，鼻子裡也有氣了。這位道人竟是個活神仙。」賈母聽說，喜的連忙嚷道：「快請神仙老爺進園瞧去。」當即有人出來說了。賈璉笑道：「怎麼師父能如此先知？真正大造化了。」於是邀請道人進園看視，暫且按下。

卻說城隍廟鬼役時常弄鬼想發財，邀了個老鬼，暫在榮府門前探望。正在鬼張鬼致窺看，忽見真人引黛玉魂靈前來。那小鬼迎至跟前，想揭鬼話，被真人劈面一指，跌在地上亂爬。老鬼忙將小鬼拖到一邊，說道：「我看你怎麼了？」小鬼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弄不成鬼了。剛才被他一指，眼睛裡金星亂迸，鬼火都戳出來了。你到底是個多年靈鬼精，可有什麼好鬼法？教給我些，好去弄鬼。」老鬼道：「鬼法一言難盡，全靠耍奸鬼，又要知鬼、貼鬼，會說鬼話，做鬼臉，施鬼計，都要齊全，才能夠弄鬼。若弄的不好，被人識破機關，罵了，打了，攆了，糟蹋了，算是個無用冒鬼，一輩子弄不成鬼了。」小鬼道：「咱們到這裡來，原想弄錢使用。」老鬼道：「咱們來商議。」恰好遇見土地，問知黛玉回陽一事。老鬼道：「我有個主意：你就去回老爺，討差到蘇州林老爺那裡，報個喜信。只說咱們這幾天常在榮府門前探信，看見真人引著小姐魂靈進榮府回生，特來稟告的。林老爺知道了，還怕沒重賞嗎？」小鬼說：「實在你的見識比我強。」隨即回明原委，討了公文，往蘇州林府報信。小鬼意昂昂，向老鬼道：「幸虧聽了你的話，依了你的計。此去若得了賞，回來咱們大伙兒打酒喝。」老鬼說：「你可知道？於今世事，全仗鬼道才行得去。」

不言鬼役揭鬼。再說真人一至榮府；先將黛玉魂靈送到瀟湘館中，對著屍身，把袍袖一拂，魂已歸竅。然後再到門前，故意找人說話，被賈璉延入。此時，又邀至瀟湘館來看過。真人向腰間解下葫蘆，取出一九仙丹，如掛元大，又取七顆小的。其大的係用絳珠草的根配藥製成，先固其本質；再用莖葉製成小的，後益其菁華。此乃仙家傳授，所以此後，黛玉彩華精粹，比凡人不同，真人將丸藥遞與賈璉道：「先將這丸大的用無根水化開，灌入口中，不過一時，即可張目說話。小的每早亦用無根水吞服一丸，七日後，不但體氣復元，精神加倍，而且益智消災，延齡豔貌。但是七日之內，除貼身伏侍的人以外，一切親人都不可見，恐怕混擾其神，閉門靜養要緊。」真人囑咐畢，取出個錦建交與紫鵲，替黛玉掛在衣襟之內，再回賈誰出來閒話。

這裡如法調治吃藥後，紫鵲坐在旁邊靜候。果然數刻工夫，只見黛玉星眸微展，慢啟朱唇，似有欲言之狀，鼻子裡哼了一聲，停了一會，叫聲「噯喲！」喜得紫鵲念佛不迭，忙叫道：「姑娘！姑娘醒來了！這會兒覺著心裡怎麼樣？」又停了一會，黛玉展眸一看，見紫鵲貼在身旁，便叫：「紫鵲妹妹！我這不是做夢嗎？」紫鵲道：「清清白白醒回來了，如何是做夢呢？」黛玉定神一想，身已還魂，遂將死去的景況細細追溯，一一默記，心中豁然頓悟，乃對紫鵲道：「妹妹，我是已死，今得回陽，三生有幸。有許多話，慢慢告訴你。」紫鵲道：「姑娘別勞了神。僥倖已回過來，真真天大的喜事。且躺著，靜靜的養息養息就好了。」一面取杯溫水。服侍黛玉漱口，又喝了半杯開水。一面叫個媽於趕往上房報信，又在媽子耳邊說了幾句話。

那媽子趕來，回賈母道：「林姑娘叫聲『噯唷』，開著眼說話了。」只見賈母連連念佛，一面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！我說林丫頭再死不了的，如何呢？」媽子又道：「紫鵲姑娘叫回老太太、太太合璉二奶奶：林姑娘已回過來，他一人合小丫頭照應不來，雪雁姑娘若沒有什麼事，還求老太太們恩典，放他回去，待林姑娘好了，又叫他上來。」其時鳳姐在旁，不待賈母開口，便道：「這話老太太有什麼不依呢？橫豎雪雁在這裡白閒著。」即刻叫那媽子幫著雪雁攜了東西，回瀟湘館去。一面湊趣說道：「到底是老祖宗的福氣大，見識高。人人都說林妹妹那個樣兒，萬不能再活的了。怎麼老祖宗神通廣大，鬧著請大夫，竟把個有道行的真仙請出來了，可是再想不到的事。王道土請呂祖拿妖，很有請仙的神通，咱們老祖宗比王道土還強呢！」說得人人哈哈大笑。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，你少高興些。你林妹妹回過來了，提防他來取你的荊州！」鳳姐道：「且別說玩話，快些告訴外面去。」賈母道：「可是的。我倒喜歡的糊塗了，快去告訴璉兒，再求求神仙，把你林妹妹治好了要緊。」

賈璉聞知裡面傳說的話，連忙叩謝真人，心中盤算：這個謝儀要格外從厚才好。正在躊躇，真人道：「大檀越不用操心且待七日後，看我這藥果有效驗，再來領謝。只是還有一說：府上人眾，禍福無常，眼前又有災校。」賈璉忙問：「人口又有妨礙麼？」真人道：「貴公子大不利。」賈璉問：「係何人？敢求指示！」真人道：「你家失玉之人，記不得了嗎？」賈璉這一驚不小，忙問：「舍弟寶玉莫非有故？」真人道：「就在頃刻。」賈璉哀告道：「還求師父拯救。」真人道：「你只記著：事雖危險，不必驚慌，三日內定有救星。」賈璉發急道：「師父就是救星，何不大發慈悲？還叫弟子捨近求遠嗎？」真人不答，一面起身。賈璉趕忙來拉，真人將身一搖，即不見了。嚇得賈璉目瞪口呆，正在狐疑，只聽裡面一片吵嚷之聲，人人哭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了不了！了不了！寶二爺死過去了。」

賈璉意亂心驚，淚流滿面，直奔新房而來。只見賈母躺在炕上，閉目喘氣。眾人圍著，捶的捶，摩的摩，亂叫。王夫人哭昏發暈，靠在椅上，亦係眾人圍著叫喚。寶釵如淚人一般。襲人栽倒地下發厥。鳳姐又哭又痛，又急又慍，又怕又悔，竟弄得無地自容，又要張羅賈母、王夫人。其他秋紋、麝月、平兒、鴛鴦、玉釧等，愛慕寶玉，都如眾星拱月，今寶玉一亡，哭得人人如喪考妣，失魄亡魂。此一場大哭，上下眾人哀聲震地。

賈璉心中暗付：「可怪！這道人雖有先知之明，既救了一個，此刻又見死不救，莫非寶兄弟命該絕了？」想罷亦痛哭起來。外面賈政聞知，焙茗跟進新房。一見寶玉屍臥，哭得頓足捶胸，喉乾氣阻。一面到賈母身邊伺候，又看看王夫人，賈政此時不知所之。焙茗望著寶玉，碰了幾個頭，爬到外間地上亂滾，哭叫道：「二爺沒了，我也不要命了。」惹得眾人更哭得狠。舉家沸騰，無人能勸。

正在難解難分，猶幸賈璉一想，止住哭，向賈政道：「老爺且別哭。」賈政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因為一片哭聲攪擾，說話聽不清切。賈璉跺足道：「你們哭的輕些，我這裡回老爺的話都聽不見了。」眾人才哭得輕些，賈璉再說：「姪兒想起剛才道人的話來。他已知寶兄弟有此厄難，再三叮囑，不必驚慌，三日內定有救星。」賈政道：「你林妹妹虧他救治回來，我喜歡的了不得。不料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此刻寶玉又是這麼著，道人的話可拿得定呀？」賈璉道：「他還說七日後再來。」賈政搖頭道：「七日後他竟不來，又怎樣呢？」賈璉道：「此人有些神通。他說有救星，自有效驗，且瞧著罷。」賈政又問道：「寶玉早間還不至怎樣，如何這會兒就變了？」麝月忙回道：「寶二爺先前已發過一回厥，誰知這會兒變成這個樣子了。」賈政哭歎不止，賈璉再三解勸，才出去歇息。

再說園中諸姊妹得信，探春、惜春、李紈並眾姊妹等，大伙兒轟到新房。見了寶玉這個樣子，探春、惜春撫住床欄，哭得哀哀欲絕，李紈並眾姊妹亦陪著大哭，先在這裡的眾人又重新哭起，竟做了個眼淚大會，可以替寶玉滌慮洗心。此時鳳姐怕賈母、王夫人哭傷，忙叫人端了參湯來。賈母、王夫人、寶釵、探春等各喝了些，稍住哭聲。只見秋紋回道：「襲人喊叫不醒，怎麼好？」鳳姐道：「癡丫頭！把他扶到炕上躺著，再瞧罷。」大家哭鬧了一陣，惟有守著寶玉，並無他法。

卻說事是並行。寶玉完姻之時，黛玉咽氣；黛玉回陽之際，寶玉落魄。當其寶釵過門的時候，寶玉雖然失玉瘋顛，因有與黛玉成親的話喜溢心胸，精神陡長。及至合巹時，揭了蓋頭，看見新人乃是寶釵，並非黛玉，心中反覆，一愜一急，竟如黛玉聽了傻大姐的話，將本性迷住了，忙叫襲人問道：「今日娶的是林妹妹，怎麼又不是的？林妹妹到底在什麼地方？」襲人左右支吾，弄得寶玉昏憤更甚，呆呆的躺在床上出神。大家屏息靜坐，到了早晨，寶玉忽然走到裡間一看，只見寶釵麗服盛妝，端坐不語。寶玉知是移花接木之計，此時心中一攪，面色改變，忙出外間，叫了一聲：「林妹妹！」又大叫一聲：「啊呀！」哭倒床上，四肢冰冷，厥過去了。慌得眾人手足無措。襲人逆料其情，只是心中叫苦。賈母、王夫人淚流滿面，因係好日子，又不便放聲大哭。寶釵與寶玉尚未成親，拘於羞澀，在裡間，心中暗急。眾人圍著，一籌展。

那知寶玉的魂一徑來到園中，彷彿仍從怡紅院裡出來。一出院門，遇著晴寶。寶玉拉住晴寶的手，問道：「幾年不見你，你從那裡來的？」晴寶道：「林姑娘叫我來合二爺說話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正要去看他。」晴寶道：「不必去了！林姑娘才叫我來合二爺說。他於今回去了，叫二爺好生的過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他為什麼要回去？」晴寶道：「他見你娶了寶姑娘，他還在這裡做什麼呢？自然要回去了。這會兒只怕已經走了。」寶玉一聽此言，如萬箭鑽心，放了晴寶飛跑。來至瀟湘館，聽得裡面哭聲，忙進房一看，只見紫鵲哭得淚乾喉啞，黛玉屍臥床上。遂一頭撲向床沿，撫著黛玉的屍喉啞大場，一面叫道：「林妹妹！你怎麼撇下我去了？這是我坑了你了！為何不早定主意？今日被人弄到這般田地。咱們生生死死總要在一塊兒的。」說罷又哭。只聽耳邊有人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！回過來了。」又聽道：「我的兒！怎樣了？什麼魔住了？」像賈母、王夫人的聲音。醒來一看，依稀是夢，卻疑是真。又捶胸哭道：「可憐林妹妹為我死了，我也要死了。」

賈母、王夫人聽說，十分詫異，心中甚是懊悔：此事辦得勉強。寶釵、襲人心事更重。鳳姐忙向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好生歇著罷！今日是你們的好日子，怎麼胡思亂想？夢中哭哭喊喊，醒來還是這麼著，人家瞧著要笑話你。」寶玉道：「因為林妹妹死了，我才這樣。」鳳姐道：「沒有的話！這是你疑心做夢罷咧。林妹妹這兩天吃了藥，倒好了些，怎麼說印死了？仔細他知道了，可真要惱的。」寶玉聽說有理：「我方才卻係做夢。」眾人勸他起來，坐了一會，又躺著閉目凝思，甚是安靜。大家這才放心，叫丫頭：「你們小心伺候！」賈母、王夫人各自回房。因連日辛苦，十分困倦，見寶玉已安靜，各人散去歇息。只有兩個小丫頭在房門口伺候，更是睡眼朦朧，東歪西倒。寶釵、襲人亦在裡間假寐。丫頭們多走開了。

忽有前《紅樓夢》中所表賈政在趙姨房中說話，他聽說「寶玉」二字，慌忙進園報與寶玉知道，叫寶玉小心的那個小丫頭，因這幾天派他合兩個老媽子看屋子，末得過來趕熱鬧。此時王夫人回房，他便偷空來到新房看熱鬧，誰知鴉沒鴉靜的。走到房中，只見寶玉躺著。又往裡間來，見寶釵歪在炕上打盹，天然一個睡美人。望著嬉嬉的笑，又看著寶玉笑笑，又忙跑到瀟湘館來。卻是為何？原來他心裡估摸著：大眾姑娘們此時不知怎樣熱鬧！誰知如此寂靜，亦甚詫異。欲往瀟湘館，請黛玉到新房來，同寶玉玩玩。一者討了寶玉的好，自己又順便逛逛。直到那裡，反怔住了。紫鵲見是他，問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他便信口謊道：「我來瞧瞧林姑娘。」紫鵲哭道：「可憐林姑娘死了！難為你記掛著。」這丫頭也哭了一陣，說道：「林姑娘這麼個美人似的人兒，可惜死了，我實在舍他不得。」說著又哭。紫鵲道：「你回去罷！恐怕上頭找你。」那丫頭回來，心中想道：「怎麼林姑娘死了，裡頭還不知道？別人不知道罷了，必要告訴寶二爺。」此人向來在寶玉面前獻勤，寶玉很喜歡他，所以趕來報信。進來的時候，眾人還未醒，剛值寶玉翻身，這丫頭悄悄的向寶玉道：「寶二爺，告訴你：我方才進園去逛，走到林姑娘屋裡，只見他穿著裝裹的衣服，躺在炕上，已經死了。紫鵲姊姊喉嚨都哭啞了。」寶玉聽說，急血上攻，心一蕩，神一散，色一變，目一翻，叫不出聲，一痛而絕。這丫頭見機而作，一溜青煙，無人知道。

裡間襲人醒時，出外間來，一見寶玉如此，忙在身上逐細一摸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奶奶快來。」寶釵此時，顧不得新娘關目，忙同襲人坐在床沿叫喚。殊不知此回發厥，比前不同。以前面不改色，四肢柔軟；今則面色死白，通身僵硬，真絕氣矣。於是

全家大小爭來看視，鬧得攪海翻江。再係賈璉進來，傳說道人的話，三日內定有救星，賈母等只有哭著捏著靜候，這且按下。

但說寶玉一靈真性出了凡胎，直上丹霄，隨著行雲，馭空而去，飄到太虛幻境才落下來。只見大士、真人已在那裡。寶玉趕向前施禮道：「弟子不知因何到此，得遇二位仙師。」大士、真人道：「你今夢抑而亡，已結生前事業，正好歸真。但是你合絳珠仙情報未斷，鳳孽未消。警幻仙姑憐念你二人，一個朝啼暮哭，春恨秋悲；一個心熱情癡，生連死結。著你兩人重複回陽，仍借此軀，以完鳳願。免得另生他處，轉折多端。待你們功成行滿，偕老歸真，那時同賞仙壺日月、幻境乾坤，未為晚也。今且引你。、回青埂峰，一觀幻景。」說罷，同至峰前。則見：白雲青鳥，聲喧不老之春；碧樹丹崖，實結長生之果。高峰屹立，萬笏嶙峋；奇石盤跌，繁星磊落。耳邊幽韻，響瀑跳珠；腦後飛香，曇花落澗。寶玉此時，心曠神怡。大士、真人說道：「因你能去垢自新，所以地靈人傑。日後歸來，再睹此景，則又別矣。」又指著那塊神瑛，對寶玉道：「這是你的根源，近以塵氛所污，故將他攜歸原處，被仙露耀其垢膩，罡風開其迷塞，此日晶瑩如舊。復將他並爾攜回，務要日新自持。爾此番下去，需要建些功德巍巍的事業，庶不負天恩祖德。況有淑妻美妾，大廈名園，口飫珍羞，身榮金紫，可謂滿足。切勿自墮其志，溺於脂粉。目下不必往見仙姑，即送爾回陽去罷！」真人說道：「你們下去，我不陪了。」飄然長往。大士引著寶玉的魂，回到榮府門前。大士道：「你跟著我。待推你的時候，再撲著你的屍身，即回陽了。」寶玉應諾。

再說一家的人，到了次日，見寶玉直挺挺臥著，絕無生理。雖有賈璉傳說真人之言，半信半疑，難於作準。賈母、王夫人、寶釵、襲人等，看看又哭，哭亂了主意。有的說：「還是請大夫瞧瞧。」也有說求籤問卜的。又有說：「還是求妙師父扶乩，到底是怎麼著。」一面托岫煙，仍求妙玉扶乩；又差人各處求籤問卜，百般想法拯救。目前惟有哭了又歇，歇後又哭。王夫人叫眾丫頭、婆子細細盤問，終無人知道為何一變至此。一面哭道：「我這命也不要了。我的兒！你若是回不過來，叫我怎麼了？」又大哭起來。寶釵同襲人哭得更慘。大家又齊聲附和，一片嚎陶之聲，滿人耳竅。

且說岫煙忙忙到了攏翠庵，將寶玉變故告訴妙玉，托他扶乩。妙玉目頓心馳，不像前番作難，速即設壇，沐手焚香，叩頭默禱。岫煙亦叩頭起來。兩人扶了一會，即將判語抄下。妙玉道：「姑娘速去，請大家放心。凡上所判，有化解的意思。」岫煙擲了判語趕回，大眾回來爭看。只見寫道：

青埂絳珠，堰覆無虞。情牽情，劫完劫。慧界圓通奇偶參，**旋轉官商葉。

眾人看了，不甚明白，惟寶釵有些會意。襲人忙問道：「這話到底怕不怕？」

忽見焙茗慌慌張張跑進來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救命王菩薩來了。」大家忙問：「怎麼說？」焙茗道：「剛才門前來了一個癩和尚，就像那年寶二爺病著，是他治好的。門上告訴了老爺合放二爺。這會兒請在書房裡坐，他說不妨，待他來治就是了。」焙茗說完退出，大家方稍放心。

且說大士對賈政道：「令郎這病因何而起？」賈政道：「因胎裡帶來的那塊玉忽然不見，因此瘋瘋顛顛，鬧到於今。」大士道：「此寶我倒找著了，但是贖價不賤。」賈政道：「此物乃小兒命根，要價多少，自當遵命。」大士道：「需得萬金才可。」賈政沉吟答道：「但小兒斷氣兩天，恐人不活，其於玉何？」大士道：「玉回人亦回，且定其價，再活其人。」賈政道：「莫如先活人，而後奉價。」大士哈哈大笑道：「老長官只知貴人賤物，可知近時世途上總是重物輕人。我知道了，不先付價，恐我空門中的人脫了空去。告訴你罷：惟空則不空。『空則不空』，還有一說。令郎係有來歷的人，所以胎含寶玉，必得個有奇寶的佳人，才堪配偶。」賈政道：「即在前日，已娶小媳到門，小兒反因此病厥。」大士道：「這位令媳可有寶物？」賈政道：「向有金鎖。人人都說金玉良緣，正當匹配。」大士曰：「非也！尊府有一位千金，懷蘊仙珠，方是令郎正配佳偶。可將他二人成其好事，將來子貴夫榮，合家歡慶。」賈政聽說茫然，便問道：「請教師父：舍間懷珠之女，我尚未知其人，還求指示。」大士道：「日前曾遇真人救他回生的那位林小姐，今如何倒忘了嗎？」賈政恍然大悟。大士又道：「今郎命中注定單鳳雙鸞，合成奇偶之數。即效英皇故事，豈不好嗎？」賈政忙點頭道：「只求救活小兒。指示之言，一一遵命。」大士道：「既如此，咱們進去瞧瞧。」

賈璉在前引路，賈政陪在後首，到了新房。大士暗將寶玉的魂堆入屍身，再將那玉擎在掌上，持誦些經咒，替寶玉掛於胸前。又向袖中取出丹藥一丸，如核桃大，又叫取人乳一鍾，將藥研溶，撬開口來，慢慢灌下。那看的人，黑壓壓擠滿一房。玉釧兒拿塊帕子，握著鼻孔，悄拉琥珀道：「姊姊，站過來些。你聞聞那氣味，我實在受不了。」琥珀亦低聲道：「你瞧罷咧，誰叫你聞？」玉釧道：「太太們倒也罷了，怎麼寶二奶奶合襲人姊姊竟不怕順？站在床沿邊，離這癩子更近。」琥珀道：「你好糊塗！此時寶二奶奶他們心裡只要一下子救活了寶二爺，還顧這些嗎？莫說癩子難聞，就拾桶糞來擱在這裡；他們都不問的。」大士灌了藥，再將寶玉自首至足細細按摩，又叫取杯淨水；擎在掌中，對著畫符。畫畢，銜了一口，向寶玉面上一噴，只覺煙霧氤氳，異香滿室，人人驚訝。大士又念偈言道：

寶玉仙珠，劫盡災除。坎離定位，百歲歡娛。

又向賈政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們都在這裡。今郎與林小姐乃夙世姻緣，雖被人拆散，畢竟死後回生，再完夙願。一誤已非，豈容再誤！今郎之病，實由此起。若再不如其願，兩人舊病復發，貧僧等不來治矣。我等超度眾生，成人美舉。方外之人，尚且如此，難道為父母的，倒忍心害理，不成兒女之美，置兩人於死地嗎？於今成全了令郎合林小姐這段因果，就算貧僧化了個大大的善緣。」說畢，對賈政打個問訊，念聲「阿彌陀佛」一徑走了。賈政等跟出：大士才念「阿彌陀佛」，這句剛別念完，床上寶玉睜開眼接了一句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可回來了。」喜得寶釵心花燦爛，襲人喜得肉裡都是笑的，王夫人說不出話來。賈母一疊連聲念佛不迭：「可是寶玉說話了？」又向寶玉道：「我的兒！你再不說話，我也不能說話了。」於是大家一湧而前，叫的，問的，喜的，笑的，不能名狀。此時鳳姐聽了大士之言，句句刺心，正在出神，未得近前看視。探春對眾人道：「大家且退一退，讓二哥哥歇歇，靜養一會兒。有話請到外面說罷。」賈母道：「這話很是的。」吩咐寶釵、襲人：「你二人好生伺候，咱們外間坐去。」襲人一面答應，一面說道：「這個活佛爺，是我的救命王。」彩雲覷著他一笑，伸個指頭向臉上刮了一下，羞的襲人面上一紅，扭回頭走開了。

再說大士出來坐下，向賈政道：「人寶雙回，贖價何在？」賈政起身道：「請少待。」復進來同王夫人商量：「人已救活，這項銀子如何辦法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只好盡我所有的給了他去。」寶釵出來回道：「老爺、太太不用操心，盡媳婦的東西折變與他就是了。」賈母聽說，忙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！你們年輕媳婦，穿戴的東西不能少的，我替你們打算。」賈政道：「老太太別操心。孫子的事，該係兒子們打算，如何反累老太太呢？」寶玉醒回，細記寤寐中大士吩咐之言，忽聽見這些話，疾忙爬起，出來向賈政、王夫人道：「老爺、太太都不用操心，待兒子出去見見師父，可以不要銀子。」就去了。大家見寶玉突然出房，一驚不小。卻又作怪，才回過來的人，陡然滿面紅光，精神倍長，硬朗如初！舉家詫異。賈政心中暗想：「寶玉既有來歷，此必異人點化。」即帶寶玉出來，見了大士。寶玉恭恭敬敬磕了四個頭，說道：「弟子愚頑，多蒙師父救治。再生之德，如同天地。」大士道：「也罷！我為你的事，今已完全。前已說過，算我化了個大大的善緣，銀子不要了。」說罷起身就走，賈政等趕忙送出大門。只見大士將身一縱，漸行漸遠，躡空而去。大家仰看一會，已無蹤影，賈政等才進來。要知後文，下回分解。